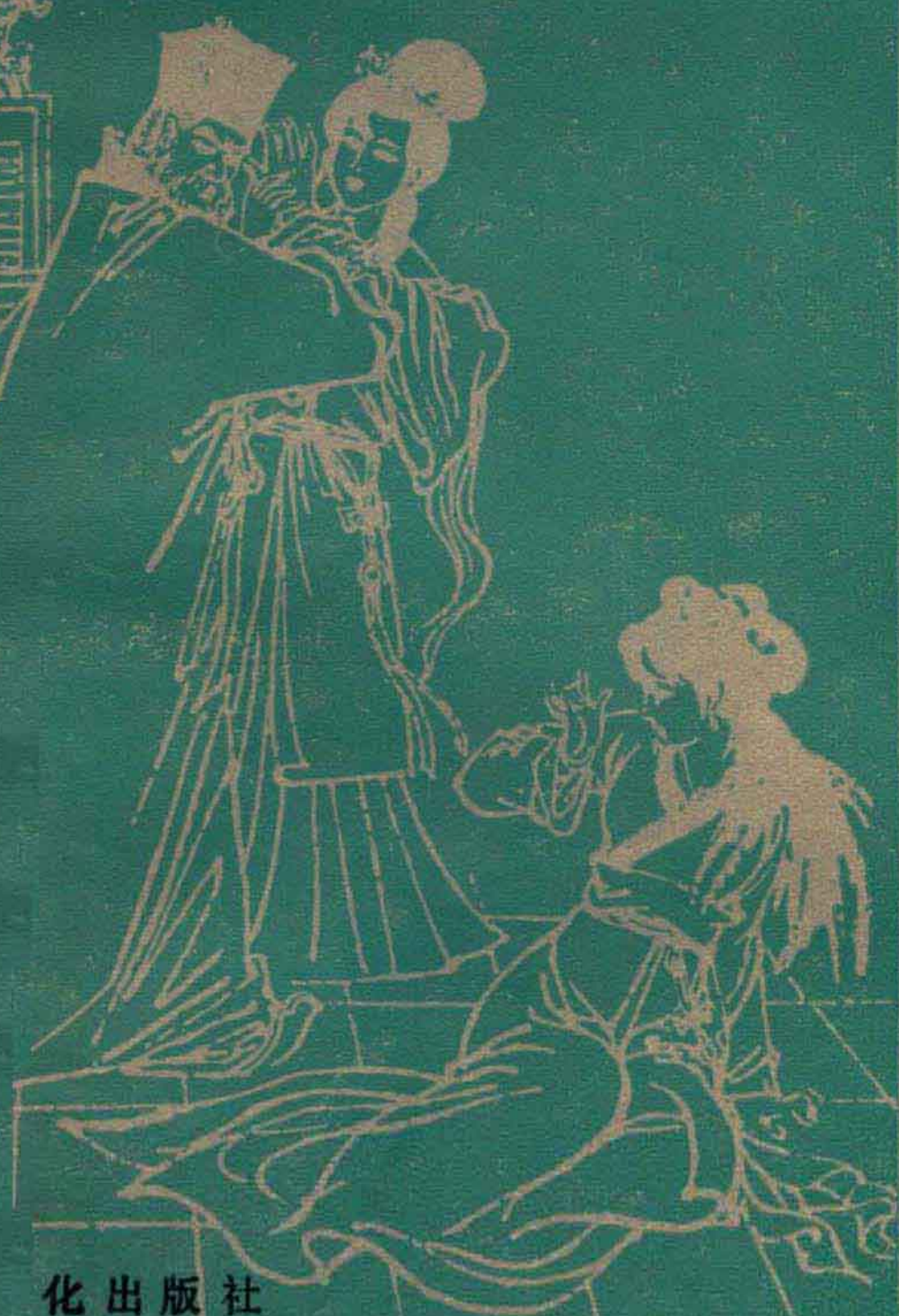


戏剧故事

CHUN CAO

春草回堂



化出版社

黃岡集

HUANG TANG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李宝强

春 草 闯 堂

张 传 兴 改 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2.375 字数 36,000

1986 年 6 月第 1 版 198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1,700 册

书 号：10077·3057

定 价：0.33 元

内 容 提 要

陈仁鉴等同志编剧的《春草闯堂》(莆仙戏)是久演不衰,得到普遍好评的剧作,全国其他省分地方戏多有移植,本稿即据此改编。

故事写相国李仲钦之女李半月,携婢春草等到太华山还愿,受到吏部尚书吴侗之子吴独的轻薄,路过的薛公子玫庭仗义相救;薛玫庭在相救卖菜民女时失手打死纨绔子弟吴独,酿成命案。经过西安府知府胡进受理问堂、春草闯堂、带路戏胡、阁楼认亲、进京、改信等一番曲折情节,聪明勇敢的春草挺身而出,帮助李半月化险为夷,救出薛公子,并使两位有情人弄假成真,终成眷属。

目 次

一	薛郎仗义·····	1
二	春草闯堂·····	8
三	带路戏胡·····	17
四	阁楼认亲·····	24
五	进京见相·····	34
六	偷改书信·····	43
七	送薛上京·····	48
八	弄假成真·····	56

一 薛郎仗义

一到春暖花开，西安郊外太华山热闹非凡。迎客松抽绿更换新装。它盛情可掬地站立道旁或山巅岗顶，满面春风，频频点头，迎来送去络绎不绝的香客。奇峰峻岩弥漫着雾气烟霭。善男信女出没在雾海烟浪中，好比天女散花，红娇绿媚飞落山坡。山岗坡地，整齐的白杨树好似岗卫哨兵，可惜只能悼春伤秋，无术制止不肖之徒的胡作非为。唯一增添春意的是年轻的姑娘，天真烂漫，路过花地，可以随意采摘一枝或两枝野花，把这里的春天带回家去。人群中最招惹注意的，也许是当朝宰相李仲钦的千金小姐李半月，由随身丫环春草和秋花，伴着上太华山进香还愿。李半月虽年届妙龄，娇媚不怕人猜，但父亲在朝，母亲早背，也不能随意散心游春，平日独守家园，无非与金石书画作伴，今天无意中骤见柳枝摇曳，春光如线，未免有点“锦屏人太看得春光贱”的感慨，迟迟不肯上轿回府，只命轿夫在后相随，自己带了婢女观看山景。西

安原是古来的帝王州，太华、灞桥，习惯于迎新送旧，亲眼见家家朱楼兴的兴，塌的塌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李半月对景添怀，一双滴溜溜的眼睛愈来愈显得深沉，清邃。母亲的早背增加了她的孤高心情与洁癖，求亲的人虽然不少，父亲讲的是门当户对，门当户对的贵胄子弟却不讲真才实学。街头巷尾不时传来他们招花惹草的丑闻，连春草、秋花都瞧不起他们，怎么寄托终身呢？想到这里，不免自怨自叹起来，真是为求赏心反伤心了。不一会儿，就命轿夫前来，打轿回府。

春草和秋花，自然并不了解小姐心意，时而跑在轿旁与小姐指指划划，说东道西，时而跑在轿的前头采花扑蝶，恣意玩耍。主婢三人开春来还是第一遭出来踏青，李半月听三句，答一句，也不敢过分用自己的感触扫婢女们的兴。

突然，前面人声喧嚣，有的妇女气急喘喘的奔逃哭喊，机警的春草正待前去打听，歹徒已经找上来了，只见路旁闯出四条汉子，截住去路，要李半月下轿。秋花胆怯退缩一边，春草大胆上前理论：“你们是谁？敢拦截李相国小姐坐轿？”她不慌不忙挺胸指手怒斥着。狗仗人势的吴府家丁还不知好歹，嬉皮笑脸，他说：“下轿吧，我家公子看上你那娘子啦！”话未落音，一个穿着阔绰的纨绔子弟从四条汉子背后大摇大摆

地走到春草面前，高声说道：“巧啊！轿上就是李小姐？”一边说着，一边用那贼眼对轿里上下左右转个不停。

这就是当朝吏部尚书吴侗的大儿子吴独。他不但没有为日前到李府求亲受拒感到羞耻，反而恼羞成怒，想借机会轻薄李半月。转念又怕过分轻佻，反而失去再次求婚机会，不免有点十五只吊桶，七上八下，嘴里吞吞吐吐，又象自语，又象对李半月说话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，……有缘亲睹……。”他不知该称呼什么。红颜、仙颜、天颜……最后，挤出一声“芳颜”：“今朝亲睹芳颜。小生日前着媒往相府求亲，想来小姐……。”李半月只催轿夫快走。吴独一时怒气上升，心想：好大架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前日被拒，今日无意相逢，正好报那奚落之恨，竟是放胆上前调戏。

李半月指斥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如此无礼！”

吴独更作无赖地纠缠说：“阿妹，你当真不识得哥吗？哥就是吏部尚书吴侗之子吴独，你我父亲同朝为官，咱两人可算是亲亲热热的兄妹。妹妹，让哥来问个好吧！”

李半月不听犹可，一听是无赖少年吴独，冷笑一声：“你还有脸来见我？”她叫春草、秋花带紧领路回府，不要和这种丧廉寡耻的无赖多纠缠。

原来吴独借着父势，在家娇生惯养，嫖、赌、饮、拳头件件不辞，奸淫邪道无恶不作，是西安府一个巨害。他不管李半月冷言讽刺，也不等春草答话，便走到轿前掀开轿帘，动手拉李半月。这一下，急了春草、秋花，忙上前拦阻。春草大声呵斥道：“亏你还是个官家后代，光天化日，竟敢调戏人家妇女，真是狗胆包天！”骂得吴独恼羞成怒，左右开弓，把春草、秋花打翻在地。只见他喝一声：“抢！”四奴仆“哗”一声上前抢轿。李半月匍伏在轿内怕得抖抖索索，连声高喊：“救命！”

喊声乍起，轿前突然出现一个青年，是个武生打扮，生得十分俊秀，眉宇之间，英气勃勃。此时，只见他倒竖剑眉，怒睁凤眼，对吴独一伙人喝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吴独做坏事是家常便饭，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反对，顿时大怒，一言不交，来个罗汉撞钟，向那个青年当胸打了过去。青年眼疾手快，轻轻一挑，吴独的拳头滑空了。吴独打不中，更加恼怒，把全身解数全用了出来。却不道拳来脚去，吴独哪是青年的对手。未交数合，吴独手折背伤，狼狈败退。青年也不去追赶，上前扶起春草、秋花，劝她们快走。春草见这位青年勇敢英俊，十分钦佩，正要向前动问他的底细，青年抖抖衣服挥手走了。春草心生一计，对青年喊道：“前面英雄请留步！”这青年回



转身来。

春草说道：“英雄救人不能半途而废！”

青年说：“此话怎说？”

春草说：“英雄一走，我家小姐走在半途，如果再遇上吴独，如何是好，这不是等于半途而废吗？”

青年微笑道：“大姐言之有理，待我护送你们回家。”一路上春草用话将这位青年的底细套了出来。原来这位青年姓薛名玫庭，今年二十岁，山东历城县人，学有一身武艺。虽然也是书香后裔，诗歌词赋样样皆通。然而，他却是个无意功名的人，变卖家产，到处游历。西安是个著名古都，他当然要来的。今天，他游完太华山，归途碰上吴独行凶，无意中救了李半月小姐。

春草的问话象水溅在面上，薛公子原不在儿女事上用功夫，对春草的好意，没有一点放在心里。倒是李半月小姐又添了一番感慨：世上男子，竟是有禄无才，有才无命，这样的人才，竟无人提掖。而红颜薄命，又是合意的不遇，遇见的不合意。可谓相怜何必曾相识！她看着薛公子抱拳告别而去，含情脉脉的注视着，直到春草说了声：“去远了，小姐！”不觉两颊发红，才让轿夫赶路。

春草是个聪慧女子，平日跟随李半月读书，颇识文理。李半月也不把她当下人看待。两人

日间共条凳，夜里共盞灯，习字下棋，赏画诵诗，竟情同姊妹。李半月对薛玫庭的依依别情，自然逃不过春草的眼睛，她从这时起，下决心对李半月婚姻事务插上一手，把自己放在红娘的招是生非的地位了。

二 春草闯堂

事实也的确驱使春草卷进“为人作嫁”的漩涡。

三天以后，李半月小姐命春草上街采买花粉丝线。春草走在大街上，忽见行人三五成群，交头接耳，似有奇闻。突然迎面押来一个犯人，春草仔细一瞧，非是别个，却是小姐恩人薛玫庭。他犯了什么罪？莫非又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吗？春草当然不会置若罔闻的，她见押解官王喜守备，是个熟人，忙上前道个万福，问道：“守备大人，薛公子身犯何罪，将他抓捕？”王守备见是春草，不敢怠慢，答道：“他打死吴独公子。”春草一怔，寻思薛公子真是冤家路窄，祸不单行，竟在太岁头上动土。她把王守备拉在一边，忙问：“薛公子何故打死吴独？”王守备说：“吴独当街打死民家妇女，薛公子路见不平，一拳将他毙命了。”春草道：“薛公子武艺高强，你怎样将他擒获？”王守备道：“薛公子光明磊落，不忍拖累他人，他自行到守备衙投案。”春草愈

听愈佩服薛公子的为人，心想：小姐蒙他相救，今天他有难，春草也不能袖手旁观，不免跟随王守备走一趟，闯闯府堂，看个究竟再说。

西安府衙便在钟楼大街中段，门口两只石狮把守，张牙舞爪，好象专门用来吓唬穷苦老百姓的。风火高墙，本来就意味着“有理无钱莫进来”的。在这五进深宅的右拐弯处有个内院，环滁矮墙，红花绿树掩映着亭楼台阁。这便是胡进知府新建的“小有天”内花园。他口叼旱烟筒，在内花园踱着方步，烟雾随着叭叭抽烟声响，有节奏地从他狮鼻孔里喷射出来。口里含糊地哼着：“做官没工夫，全靠心眼通，只须向上看，管它西和东。”一个四品黄堂，口里念着这些似通不通的打油诗，似乎有点不相称。说起来也不奇怪。他过去也读过一些书，自从混上科举见过官场世面以后，便一头栽进了攀龙拍马的是非圈里。

胡进前两年还是陕西蓝田县知县，前年办了一案，深得陕西布政司唐高鸣的赏识，一手向朝廷保荐他为西安府正堂，平步青云，连升二级。胡进想到这里，不禁笑出声来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是我眼尖胆大手狠，哪有今天的好处。”

原来，甘肃省粮道唐宫保和陕西布政司唐高鸣都是蓝田县同乡人。两人为了争一块风水

坟地，双双告到蓝田县胡进手里。一个是粮道，一个是布司，半斤八两。高鸣的京都背景却比宫保硬一点。况且高鸣又是他本省本属的顶头上司。仔细权衡后，他决定偏袒唐布司。这使他从僻远的蓝田山城，进入千秋帝业繁华一时的古都西安，当上了西安府知府。不到半年时间，他的注意力却转移到住在鼓楼大街上的两户显宦家族：一是当朝相国李仲钦宰相之家，一是现任吏部尚书吴侗府第。逢年过节，他定例定日要到这两家送礼献媚，走动走动。

这天，胡进正在花厅大院欣赏花草假山的时候，外报王守备押解犯人到。他只好登堂审问；对王守备才说两句话，外面又传报，吴府吏部尚书杨夫人到衙。胡进闻报，以为有喜事临头，撇下王守备等人，整整衣冠，急趋门首，打开轿帘，必恭必敬地边施礼边说：“卑职恭迎诰命夫人！”二婢扶夫人下轿。杨夫人巋巋巍巍地登堂升座，当面便白了胡进一眼，狠声道：“西安府竟敢有人打死吾儿，你这个知府知不知情？”胡进开头吓了一跳，然后抖抖索索地颤声道：“下官失职！下官失职！谁……敢打死吴公子，待……下官派人擒拿！”顿一顿，高声喊道：“来人啦！”王守备向前禀道：“上启大人，凶手已自行投案在此。”

二军士押薛玫庭到胡进案前。胡进急急升

堂，杨夫人旁座督审。胡进问过薛玫庭姓名、年龄、籍贯后，敲响惊木，大声嚷道：“大胆薛玫庭，你何故打死吴公子？”薛玫庭从容不迫地答道：“吴独借势恃强，当街行抢卖菜民女，行抢不遂，吴独又用石头当场把她砸死。俺路见不平，一时气愤不过，手起拳落，吴独丧命。不敢累及旁人，俺自行到守备衙投案。”坐在一旁督审的杨夫人，对胡进嚷道：“不必多问，快快与我活活杖死！”

胡进顺从地命左右将薛玫庭拖下，方要动刑之际，挤在军士身后的春草蹦蹦跳跳地闯上堂来，娇声喝道：“且慢！”胡进一惊，端着近视镜欠身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春草答道：“是我！”胡进见是个丫头打扮，猛喝道：“何方野婢，胆敢乱闯公堂？”春草正待回答，杨夫人不耐烦地说：“审案要紧，胡知府不要跟她胡搅，速速将她赶出去！赶出去！”王守备见春草一时手足无措，忙向前对胡进说：“上启大人，她是李阁老千金贴身女婢春草。”胡进一惊，连忙一边阻止动手驱赶春草的军士道：“不要赶了！”一边和颜悦色说：“春草大姐，到此何干？”春草这才放下心来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到此看审案。”胡进道：“春草大姐，你是自个儿来这里看热闹，还是谁派你来的？”春草乘机随口答道：“我是奉命到此观审！”胡进整整衣冠道：“奉谁之命？”春草略加思索，

